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新序卷四
五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新序卷四

漢 劉向 撰

雜事第四

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勸邑闢土植穀盡地之利則
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
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
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

為大理平原廣園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

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
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
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
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
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
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
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

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
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
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
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
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
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
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荀端孰賢

文侯曰善以王孫荀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

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
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隲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
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隲朋
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操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

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
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
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
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
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

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為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帥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

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彊本由伐中年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馬辱到敝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剋而不有無乃

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留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

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

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驕棄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

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勍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

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
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
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
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怒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
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
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
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
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

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

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

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
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
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
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為寡人祝
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
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
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

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
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
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
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
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
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
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

罪於羣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
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
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
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
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
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
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
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

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典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

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
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
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
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
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
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慄乎如以腐索
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
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號遇一老夫而問曰號之為號久矣子處

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

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以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

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

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天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

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一作損

詩云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婁詩曰我無所監
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
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
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
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
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
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

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
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
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
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
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
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
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
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
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
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
偃者之背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
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
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
黑祥傳所謂黑青者也猶魯之有鸛鵒為黑祥也屬於

不謀其咎急也鷗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鷗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鷗於城隩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效也

新序卷四

新序卷五

漢 劉向 撰

雜事第五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
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
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
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
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

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
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
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太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學
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
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
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

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
句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
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
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
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
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
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

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更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

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

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為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為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飮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
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
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為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
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
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
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
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

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具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間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

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
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
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
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
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
冲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
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

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錫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適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

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
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
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
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
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上
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
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
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

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
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
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
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也如此何為其無益
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
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
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

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析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禁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

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

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
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
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躡席而起曰趨
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
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知吾子何以知
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
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
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

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

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
老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老則不能賞賢不忍
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
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
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
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
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闔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

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
知其故我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
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
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
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
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
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盈顏
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

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
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
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
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
與燕共分齊地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
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
空虛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
自以為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

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宋昭王

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士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

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
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
婿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
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
世謂曰何為至於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二世曰子何
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
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

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
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
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
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
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
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
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

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逡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逡亦不能離今予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

見夫玄蜃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超超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

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
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
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
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
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
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
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
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

之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趂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

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
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
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
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
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
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

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
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
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
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
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
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
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

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
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
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角驂駒而能服重
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
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騑綠驥天下之
俊馬也使之與狸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
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
下廬室之間其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丘闕天下

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橐決目出眯
其便未必能過管橐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
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
雞豚謹噉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
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
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

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王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

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為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五

謹案卷四第二頁前二行曷為其不易也刊本倒
作其為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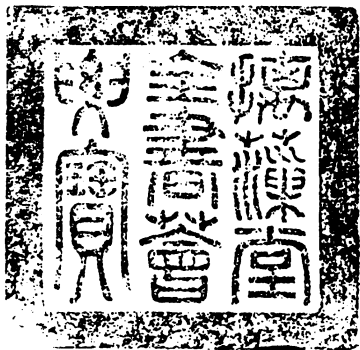
第三頁後八行而君不食利本食訛入今改

第十頁後八行吾子其復之刊本其訛一今改

卷五第十四頁前五行何為至於此也刊本為訛

謂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陸肇修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子部

新序卷

六至
八



新序卷六

漢 劉向 撰

刺奢第六

樂作

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
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

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
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
命之去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今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為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

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
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
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
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舜建
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
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林木
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
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

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
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隰隅有竈是以不寒
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
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
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
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
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

道矣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王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

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

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
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
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
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
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
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
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
無良左右淫湏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

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

而得四馬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
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
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
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
食之養也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
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

吾恃為鞬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鞬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濠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

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孔子曰益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

而不情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
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
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
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
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於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
富邦

新序卷六

新序卷七

漢 劉向 撰

節士第七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
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舜吾子
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
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

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

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
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
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
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
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憯予慎無辜無
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

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
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
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
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
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
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
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
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

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過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
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其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吳國必
疾有禍予身故過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
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
自立為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過之乎曰王子
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為不與子而與弟者凡
為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

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為君於是使專
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受爾國是
吾與爾為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
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
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是以春秋
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
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

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
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
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
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
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
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
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
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飧粥噍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

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
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
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
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
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
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
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

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

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
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
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
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
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
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
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
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

嬖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
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
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田一命明也遂伏劍而死君
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為
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為一愚
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
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

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

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
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
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
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
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
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
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
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

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

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

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
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
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
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
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
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
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淡以生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為樞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
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
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
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
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
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
忍為也子貢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屨

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
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
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
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
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

於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

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
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
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
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
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貸楚貴臣上官大夫
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
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

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
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
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
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
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
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
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
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

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羣
臣皆以為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
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羣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
羣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閭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
為非以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于淵漁父止之屈
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聞之新浴者
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
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
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
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
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
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
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
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
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

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

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
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
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
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
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
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
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
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

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
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
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
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
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
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
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虵從之周流天下龍

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
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
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
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
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
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
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
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

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

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

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鋪而能視仰而問
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
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
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
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
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義行也上不
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義廉毀然且不舍惑
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
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
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
者易醜而輕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
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
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

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趙盾之子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

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
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
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
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
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
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娩生男屠岸賈聞之
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
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

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曰杵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曰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曰與兒

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
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
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
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
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
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
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

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羣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

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曰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哀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曰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

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

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

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
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蘇武之謂也匈奴始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
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
臣也

新序卷七